



莊子翼註

九

口 13

1600

9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經書

第 317 號

第 9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13
1600
9

莊子翼卷之九

寓言第二十七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真家藏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
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
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
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
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

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扈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扈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

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已言者止人之爭辯也。扈圓酒器也，藉因也。

郭註

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扈消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

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父之賢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態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同則應不同，則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夫耆艾者，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未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此直陳人之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與物，而就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

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不可可而物各自然各自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為始於昨為卒皆理自爾故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呂註 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之二重言十九則非重而言者十之二而巳庾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庾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而疑則不信猶父不為子謀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九同巳則應而為是異巳則反而為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者艾之而人言之凡書中稱引古昔皆以耆艾為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未足以先人則人從之而無以先人是謂陳父之人曷足重哉

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庾而巳庾之為物酌於罇壘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也天倪則無為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不齊則齊有言則有我有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言不齊未足為大齊不言無言而後大齊庾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矣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齊無為之至故曰天倪也

劉榮 水之在庾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虧故曰庾言日出物之有際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天倪如草蔓水衍以譬自然之端道全而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為支離老子不為簡約矣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五各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

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游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

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若後其材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矣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眾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以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義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口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呂註

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橫心所念更無是非橫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化則必始是而卒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真以為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絕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也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後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

之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爲而自化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違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

循本

服知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

也蘊逆也定天下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聞莊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爲孔子不過勤勞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爲化莊子曰不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虛靈以生鳴則合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此儒者之事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心服不敢違逆此方是至人之道又贊之曰道止於此乎止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乎已乎以下皆孔子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金而心樂後仕

三千鍾不洎既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

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

哀乎彼視三金三千鍾如觀一作雀蚊蚋相過乎前

也再化謂悲樂之變縣羅云揭也不洎不及養

郭註洎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爲親無係祿之罪既

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陽盡色養

之宜矣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蚋鳥雀

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

樂不能入則視三金三千鍾如觀雀蚊蚋相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口義 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
若無係累則外物過前猶
收蛇而已豈足悲喜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
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也也有官也而生陽也無自
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
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
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論天者
之法論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劉
云人據人各自據畛域不通也

郭註 同也來自得也鬼入外形骸也天成無所復
也不知死生所遇皆適而安也妙善也善惡同故無
往而不莫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
則識其自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為則喪其生自由
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
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
獨爾非由有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
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
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有意也故
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
若自神靈以致也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
無靈也

呂註 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為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微物，即物皆游，物皆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則與天合德，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不知，大姓則神矣。妙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為，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為，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生而有為，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為？為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為無窮耶？終若有所制也。以為有命耶？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為無鬼邪？而有以相應，以為有鬼耶？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衆罔兩問於景

影

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

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景曰：嬰嬰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蜩甲

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八與曰：吾屯也。陰與夜吾

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

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蜩甲，中蟬蛻皮也。屯，聚也。果嬰，一作搜搜，音蕭。

郭註 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影似形

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也。

呂註 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嬰嬰，影之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罔

之甲蛇之蛇而非蠅甲蛇蛇也影得日火則屯而顯
 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為影然而無情
 豈知有以待耶影之所待者日火陰夜而不可謂之有
 待况以有以待者乎以有以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是也
 以用兩無待如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
 亦無待則不為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往彼
 強陽則我與之強陽非我也又何有問乎

循本 括髮叟老人之稱稍畧也彼指形也况乎以
 之與叟也二叟相逢住世能幾相問之時不過稍上
 而已汝何必稍問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
 知其所以然之故若曰影生於形如蠅之甲如蛇之
 蛻此說似矣而非甲猶是生於蠅蛻猶是生於蛇若
 影遇火與日照之則屯聚遇天陰與夜則代去無火
 日則雖有形不待為我影如此看來則彼之形雖能
 為吾影而必有所待况用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
 形來往吾固與之來往彼形強陽吾亦與之強陽強

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
 非其實又何以問為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
 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
 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
 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矜矜而誰與居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切然變容曰敬
 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
 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陽姓
名或

字子居列子作揚朱睢仰目也軒張目也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燭然也

郭註

睢仰目也軒張目也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燭然也

呂註

睢仰目也軒張目也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燭然也

禦寇其趣一也

江適

孔子曰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進退中節

子蓋神之所託也欲得其真而已在乎人若莫良於睢者母得於眉睫故陽子之睢也肝上心下愈兒是謂若季仲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然也

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往反之間耳

管見總論

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

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

亦猶是也。結以「唯肝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戰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然。權乎！后之爲人。祿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宣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

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也。也。大王宣父曰：與人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宣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

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幽憂高誘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也。捲，用力貌。所用，養地也。所養，人也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言富貴有養而不以味養傷身，貧賤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搜，王子名。淮南子作翳爾。雅云：南戴。日爲丹穴。

呂註 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士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爲先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下以

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不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疑獨

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失則累形能免二患乃為尊生也然此聖人之緒耳非其真也聖人之真者忘生而生無不全志養而養無不至雖為天下國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又何傷乎

循本

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燾為壇記壇之近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

攫

俱縛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

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

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

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

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

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

重矣

子華子魏人攫取也廢斷而去之也

呂註

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碧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疆場廢地何苦爭焉為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鰲而失靈龜

斷右音而爭一毫折模鍊而競刀鋒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後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

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

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

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魯君一作魯侯苴有子麻也土苴糞草

管見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闔不容

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可測邪所以之所以為

即語云所由所安也恐聽者謬多者子真以治身治

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冗隋侯之重重當作

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希去莊子未遠必得其真

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鄭相爲人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之。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刺狗而殺子陽。

碧虛

士其陸沈無聞。豈肯誦志而受無名之祿。苟狗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上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成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十旌。

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長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碧虛

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

愧矣

口義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各得其本分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十室，裋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

大馬中紆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率冠緹徒，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反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支三月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緹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

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
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
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
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
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
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
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匡正也縱履曳履也應門自對門也希世
顧世奢也腫膾剝錯也云盈虛不常貌
新傳 夫富貴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賤賤是人之所惡
也所好所惡皆生于心能无心則好惡所以忘

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
汎然自得于胸中所以逍遙于天地之間也若原憲
曾子顏回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
甕粥曾子顏色雖皀而衣冠央壤顏回家貧處卑而
飢而絲麻之僅給二十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歌或弦
而忘形自得矣豈務殉物而傷生哉此所以異於世
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
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
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

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觀闕許慎云天子之兩觀也

疑獨

魏公子年封于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人心最爲難勝故雖身在江海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

無心於富貴也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年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夫未自能勝不如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七惡之矣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是一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也故曰無壽類矣贈子所言固不可爲孝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于瘳疾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素感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

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吐雷切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名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孔

于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拊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其恭伯得乎丘首孔子之弟子貢禮太樹下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行不慘無米粒也藉陵藉也削然反琴聲拊然奮舞貌共伯即共和丘首一作共首

呂註自顏闔樂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子以至貧賤陳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于人偽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敘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為易可知矣

司馬彪

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

屋焚上干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反因瞽瞍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下隨下隨

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
 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
 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
 讓督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
 吾子胡不立乎。督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
 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
 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上。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
 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廬一作水。龍上曰。故龍中日。賦
 忍垢桐水。
 一作桐水。

郭註

孔子曰。士志于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
 害仁。夫志尚清遠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
 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子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
 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
 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所失矣。以天下為六合
 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亦不從
 得失。無與于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
 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
 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
 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
 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

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洛與政為政樂
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
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
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悅
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
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
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一子北至
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
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長行獨樂其志不事於

世此二十之節也

孤竹國在遼東命支縣界血姓一本作殺姓

郭註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此云死而後者亦欲明其守節以終未必餓死也

呂註

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與之天下與其死此其于樂道以忘生者益為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則于死生之義固達矣夫又有重于

泰山有輕于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為之曾殷武之事其未為賤輒聞死釋隨光夷齊之風者于天下後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愛也而韓非乃云湯忍天下以己為貪乃讓務光忍光受之乃使說光湯欲傳惡聲于子光遂投河司馬迂亦不信有所謂隨光者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夷齊之徒則弃生以利天下使後世忌生而重義也其為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夷齊隨光皆在所及論讓王以悟危身徇物之俗

則皆在所貴現者知此則言忘而意得矣

郭氏總註

此篇大意以起高謬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嘆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遷也曰夷許之獎安在曰詩由之獎使人節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喻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獎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獎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上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陸德明

或謂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晉光一二子自投於水何也答曰若書之與存乎及本反

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傲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無厚身以全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在榮之意耳所以深祛塵務之弊也其次者被褐穿窬保身而已其全身尚高而超俗自絕寧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

劉槃

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得無所不取近得聖人得中道而並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並之則二者皆在裁之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狷者非特進取也至于貪生愛利顛冥于嗜慾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為至于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在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為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子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于外無物則孰弊焉以天下為事至于內無我則為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

足履堯門與夫身居
畎畝者無殊致矣

管見總論

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于
王季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
天下如敝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年之徒葆真
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
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
就岩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啓有
國者重道尊生之心清淨無爲之教所以立玄聖素
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忌已徇物者小隘利害一毫
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幸矣夫丘道抱
德而爲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溪有
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沉而喪不贊之軀耶蓋
士不得中道而獨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其者
求之無厭必至于篡逆讓其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
而後已此亦慕名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金宜
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
而逃干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爲矯亢要名後世

者若夫爲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爲君而避
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石盜
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
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
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人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
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詒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
其弟若父不能詒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
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

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怨。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休，休卒徒太山之陽，膾炙而脯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尚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

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失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帶，米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噴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

則生逆吾心則次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

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

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
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
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其
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
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生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
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
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
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

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其辭說
子路而人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
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
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
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
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
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
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
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生武王伐紂文王

拘美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
真而強^上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
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
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
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
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夙尾
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
死。此四者無異於磔天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羅名
輕^下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

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
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
足貴也。丘^上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
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
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
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後有時操^平有時之具而託
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

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并也去矣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師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師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疢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八歲餘年若至子路之友百五六十歲

不得為友是寄言也樞戶破人戶樞而取物也枝木冠之多華飾如枝繁也帶牛脅以牛皮為帶也絳衣逢掖之衣太袂袂表也

張氏曰日陳流景也

郭註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以而人之鮮王糾不

呂註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吉凶貞勝者也天下之

距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為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哉九治其心者苟不能絕棄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為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蓋堯非桀而志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距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獲辯難以見其情實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

不在不在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石
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
蒲荀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
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
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
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
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爲
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乎稱
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

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蒲荀得曰小盜者
拘太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
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
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
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
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
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蒲荀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丹朱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
有義乎王季爲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爲

辟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止
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
無約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
則異矣乃至於奔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
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
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以若非執而圓
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
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奔而天比于剖心子胥
扶臬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於信之患也鮑

子立乾

子勝申

子不自理

廉之害也

孔子不見

毋匡

子不見父義之失也

此上世之所傳

下世之所語

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

故服其殃離

其患也

臧聚

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

其患也

臧聚

之遂奔其蔬而餓死申子或云申徒抱壘之河或云

申生

也

郭註

郭註

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

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呂註

善典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典利對故子

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于無約也子張以

干祿爲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然道而信

者也夫爲惡典利世謂之小人爲善典名世謂之君子

此以入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不可得而分矣枉直

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而觀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爲中此道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分執圓枘而無不應成而意與道徘徊則躊躇與事以每成功凡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已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爲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管見

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曾與訟于無約小人徇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徇一偏未爲合道莫若心志善惡一無所徇所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小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狄成而不資于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後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及趨于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于物欲者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

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
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使_人之勇力而以爲威
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
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
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
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
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
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
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過外也反

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
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
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
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
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
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
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
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
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噉_口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

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依礙弱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醺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

不亦惑乎

知不足云者言為知力不足故不用耶抑但推尋正道不忌故不用耶馮氣言債畜不通之氣也內周樓疏者言重樓內匝疏軒外通謂設守備也

郭註

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呂註

無足以富為見下貴是為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為富者同生同鄉而世輒下貴之則其中無主可知是與俗化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為世俗之所為失其性命之情謂之安體樂意亦疏矣慘怕恬愉不監於體怵惕欣歡不監於心則知為為而不

知所以為向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是也雖至富至貴者猶不免於患况足於財者乎無足以富為是謂人性皆然孰能離之知和以為不知足者不能讓畔故爭四處而不以為貪知足以無以天下為故弃天下而不以為廉廉貪之實反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小大不同謂人性皆然不可也依弱於馮氣言馮恃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恃

而不知知衛生極言富之為害如此其終也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人乃緣意絕體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也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

碧虛 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之為尊以爲其所爲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之為者爲則惕休居富貴則忻愉是味本而矜迹也其自爲而欲與就者知其不免矣夫譽空之蟻唯聚臚臭蒙袂之士耻近聲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因挾哉縱肆者遇聲色則心樂驕後者處權勢則體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爲也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爲貪及其功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爲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闔飯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

不顧此豈與名譽哉貪饕之人以恬淡爲病寂寞爲恥而不知平易爲福有餘爲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如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鍾鼓醪醴則長亂道業觀膏粱充溢則動多艱若權勢取慰者溺爲身疾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直性已竭貨財已殫思放鷹犬於上金聞鶴唳於葦草詎可復得耶

楊用修

係溺於馬氣舊注飲食至咽爲係馬音憤憤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天下靜居則溺體澤則馬又自解係溺於馬一句靜居則溺宴安鴟毒聲色所迷無水自沈也故曰溺體澤則馬言營營然如馬河徒涉陷身九淵故曰馬言必作憤音

劉堅總論

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非於人之性是以德爲吉非之德

爲以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也而紛紛於有爲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師之分而相謂爲盜矣莊子非不知其然也而賤盜師也以世人不悟均焉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徇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顯矣故借天下之所其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辯勝故未篇以子張之言爲末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丹鉛錄

邵堯夫云莊子盜師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無知之何處人雖不治庖戶視不處

得趙而伐之言君子思不出其位楊中立云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蓋予所謂行其所無事能以心志讀莊子所謂圖說之七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也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外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入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

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莫干胡之纓
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正乃說悅之今夫子必儒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
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
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日
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
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獨行王大說之曰天下

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
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
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七日外傷者六十餘人得
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
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
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
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
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
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尋韓魏爲夾鉞包以

四夷裹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昔然自矢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上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

也四卦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頤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曼胡粗纓無文理也鍔劍刃也鐔劍口也缺把也二云鐔從稜向背缺從稜同凡也二環聞義而愧繞饌二十周不能坐食也服斃謂

賢自殺也

呂註

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為太廟犧牲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及亦豈小哉夫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所以言天子神龍不可為也示之以虛聞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登此所以用神龍之道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溪齊岱至渤海恒山喻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自五行刑德至下絕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龍故臣諸侯而天下服莊子之所以為劍者如此此文王聞之茫然自失乃知已所好者非真劍也諸侯以一國為劍故以士言也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為鋒清廉居次故以為鏑資良倚以為盾者故為脊忠聖植以為為本者故為鏑鏑鏑鏑者而行者故以為鏑為國者觀其所以為鏑鏑鏑鏑者

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

王之所好以救其失

劉案

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猶小而慕大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斬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鬚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說也大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就其利也事物之情不過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悔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若夫枉已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劍似求合矣蓋

自盜跖漁父皆非_仁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
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莊子翼卷之九終

